

仪式视野中的
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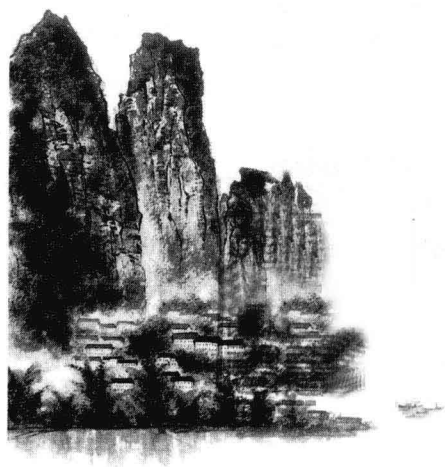
蒋新平——著



漓江出版社

仪式视野中的 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蒋新平——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式视野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蒋新平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407-6430-2

I. ①仪… II. ①蒋…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广西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803 号

组 稿:库文妍

责任编辑:库文妍

装帧设计:一 木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213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自序

据说,在大洋洲的土著凡恰季族那里流行着一种风俗,女婿见到丈母娘就要想方设法躲开。书稿完成后,我也很想像大洋洲的女婿那样,设法离开书稿,使身心疲惫的自己放松一下。但曾经做过出版的我知道,如果是非虚构类的学术著作,照例是要一个序的,这就像戏曲音乐唱腔开始前及间歇处一定要来一段“过门”的音乐一样,成了一种固定的结构和仪式,由此,在书稿付印之际,我还要完成一个常规的仪式,不能像大洋洲女婿那样逃之夭夭。其实从《尔雅》、《文心雕龙》迟至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皆对序的功能有明确的论述,当然,要很好地发挥这样的功能,那就要求一篇序文不仅仅本身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且它还能够与作品融合在一起,对作品主体的内涵传达起到画龙点睛的奇妙效果。依此要求,本书引用的《诗大序》之类的应该是序文中标志性的好作品,我不知道自己的序文能够达到怎样的期许。

按理,序文还可以请有学术造诣的同好、师长写的,但一怕自己的那点东西承载的内容太过局促简陋,根本提不起别人写序的兴趣和激情,那于人家就是一种费精劳神的折磨;其二是自己写完以后,经过反省,确实感到还有一些题外话要说,也就想在此顺便对读者再做一些交代。

广西作为南疆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积累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品,几十年来,文学研究者对之也做过不少探索和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着力在族别、体裁乃至具体作品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对广西 11 个世居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整体评价和研究的学者及成果皆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书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对过往广西口传文学研究的不平衡作一纠偏反正的尝试。

但是单独的研究取向和内容的改变,如果没有新的视角和统摄全文的

核心范畴的运用,研究亦会流于形式,缺乏深度,于是,在我国著名美学家袁鼎生先生的启发和点拨下,我决定从仪式的视角对广西口传文学作一个整体观照,以期描绘和发见广西口传文学发展变化的线索和规律。经过视角的调整和具体研究的用力,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番收获和体会的,聊述如下:

一、对口传文学存在生态的认识。如果从口传文学的整体生态来说,它包括的要素是相当多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皆应纳入考量的范畴,但在这里我仅仅从口传文学的本体生态,即它作为一种传媒性存在的状态,来谈谈对它的认识。像诗歌,这种产生时间比较早的口传文学体裁一直延续至今,但今天的诗歌,其实多是“诗”而没有“歌”了,而口传文学的诗歌的形态,是原本有“歌”的,并且在传播过程中是与音乐、舞蹈融为一体的,其他的口传文学体裁亦大抵如此。这就是成千上万年口传文学的实在状态和生命形态,而正是这些形态和特点,决定着口传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的方式和特点。今天的文人文学已经失却了诸多口传文学的基因,但是通过对文学本体初型的还原考察,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对文学起源的新认识。文学的起源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文学的原初信息是怎么发生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数千年来诸多学人都尝试着做过零散或系统的论述,但得出的结论都难以服众。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文学的原始形态和真实的传播情境去思考这一学理问题,没有找到思辨的真正逻辑起点。当我们在本书中从文学的原本状态——口传文学出发,从仪式的视角进行考量,对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还是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新结论。这样的结论近年有学者或所论及,但再通过这样固本清源的系统论述,进行学理的强化还是大有必要的。

三、仪式的话语与仪式的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仍然保存着远古礼仪文化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结构与文明传承都是依靠仪礼来维持的,仪礼对社会的秩序和谐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对当时的“礼崩乐坏”产生那样强烈的感叹与焦虑。

中国古典典籍《仪礼》、《礼记》、《周礼》等对中国数千年的礼仪文化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规定和阐释,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宝贵的礼仪文化资料,正是这些资料把中国先民生活中的正式、规范、神圣、秩序的仪式内容和形式详细地保留了下来。

所以,对于仪式,我们应该有着相当丰富的话语资源,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的仪式文化,却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特别缺乏从大的文化视野和新的学科方法对其进行统合观照。就文学与仪式的关系来说,中国学者早已在这方面留下了诸多话语,从《尚书·尧典》、《毛诗序》到王逸的《九歌序》、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其后,由于口传文学的衰落、文人文学的兴起、文体的嬗变及对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传文学的轻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话语逐渐少了,到上世纪初叶以后,当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现代学科引入中国以后,从人类学仪式视角研究考察文学现象的文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才又开始兴盛起来,当时的著名学者闻一多、苏雪林、郑振铎等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也获得过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从仪式视角去研究文学的学者与成果更多,如叶舒宪、方克强、彭兆荣在这方面多有著作与论文,这对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开拓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都有重大启发意义。

但是,我们在从仪式理论研究文学的时候,有一个重要偏差,那就是重视从国外的学者和理论那里寻找论理论据,而忽视对中国本土仪式研究话语资源的钩沉和运用,比如,谈仪式的结构过程必谈特伦斯·特纳、列维-斯特劳斯、斯塔尔,涉及过渡礼仪和信仰行为必提盖内普,论及神话—仪式研究一定要讲威廉·罗伯特·史密斯、泰勒、弗雷泽,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系统地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还是可以得出不少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研究文学仪式的理论论据,多从西方文学的实际情状进行引用提取(法国的葛兰言等少数学者除外),这种研究方式构成的理论要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应该还有一个本土化过程,即诚如鲁迅说的“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否则,我们只能永远在别人主导的话语权

之下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

其实,话语权的表述本身就有浓烈的意识形态含义,就实际情况来看,西方的学术研究往往就包含着对“他族”的俯视和权力的含义在里面。如,诞生于西方的民俗学,对于我们研究文学仪式是很有帮助和启发的,但它与西方对弱势民族的殖民政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学者查·索·博尔尼在《民俗学手册·引言》中就毫不避讳地说,民俗学的研究:“还会随之产生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成果,就是统治国族改善对待它统治的从属种族的方法。”她还引用理查德·登普尔爵士的话说:“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从属种族,我们就无法正确地了解他们;必须记住,亲密的交往和正确的了解才能产生同情,同情才能产生完善的统治;科学研究促进此事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使其成为可能,谁能说它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呢?”这就明确地说明了民俗学为统治“他族”服务的“实用价值”。美国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写作的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菊与刀》就是在政府授意下,通过对日本人性、文化、风俗的研究,为二战以后美国驯服、改造、统治日本服务的。

所以,我们的人类学家,用西方的仪式理论研究我们的文学时,对于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一定要认真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特别要注意从中国本身的文献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话语资源,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文学仪式研究的模式和话语体系,给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我这本书仅是从一个特定的区域和族群,从仪式视角对口传文学进行的初浅阐释和探索,但是我仍然奢望,它对文学研究的启发和借鉴不仅仅局限于广西口传文学研究这一特例当中。

我的个人族籍并不是少数民族,但我一直在广西工作、学习和生活,几乎跑遍了广西的所有少数民族居住区,还在一个苗、瑶、壮、侗的自治县生活了整整一年,这些经历使我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有了直接深切的体察和感受,从中也获得了不少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鲜活样本,为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和学术基础,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积累,

自己是没有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学术勇气的。

在书稿出版之际,感谢郑纳新先生对课题的关注和在出版方面给予的帮助,也感谢我的研究生孙精精在查阅录入资料上所付出的大量辛劳,当然也要感谢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点建设基地在出版资金上给予的大力支持。

作者 2012 年 12 月 12 日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	1
第二节 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类别和特征	8
第三节 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研究概况	12
第四节 我们为什么要从仪式研究出发	23
第二章 仪式视野中口传文学的起源及功能	33
第一节 人类探寻文学起源的努力	33
第二节 仪式化生活:口传文学的传播场域和通道	42
第三节 附着在仪式之上的口传文学功能	52
第三章 仪式视野中的神话	68
第一节 神话传播仪式的例行性与重复性	69
第二节 神话是仪式的表演文本,又是仪式的一部分	70
第三节 神话就是一种仪式	73
第四节 神话的杂糅与仪式叙事	75
第五节 仪式的存续与神话的命运	84
第四章 仪式视野中的口传故事	87
第一节 口传故事的类别	87
第二节 口传故事的仪式	91

第三节 口传故事中仪式的简化	96
第五章 仪式视野中的口传歌谣	99
第一节 口传歌谣的基本类型	99
第二节 歌谣中的仪式特征	152
第三节 歌谣仪式的意义	160
第六章 仪式视野中的长歌(诗)	165
第一节 口传长歌(诗)的基本状况	165
第二节 口传长歌(诗)经典作品述评	167
第三节 长歌与一般歌谣对照中的仪式特征	183
第七章 仪式视野中的傩戏	189
第一节 傩的释义	189
第二节 傩戏与口传文学	192
第三节 傩戏的仪式观照	198
第八章 仪式视野中的彩调	212
第一节 彩调释义	212
第二节 彩调中的口传文学因子	217
第三节 彩调的仪式观照	230
第九章 仪式视野中的壮剧	241
第一节 壮剧的纵向历史溯源	241
第二节 壮剧中的口传文学呈现	251
第三节 壮剧中的仪式	257
参考文献	273

第一章 绪 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一个沿边、沿海的多民族居住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联系、影响、融合,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也创造了无数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口传文学作品,也给民族文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口述和实物文本,为广西文学和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财富,也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广西各个民族的口传文学实绩做过比较大的整理研究工作,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各民族口传文学的研究力度和研究成果是不平衡的,特别还没有尝试从一个恰当的角度和视野将 11 个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考察、观照,以厘清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的形成、发展、传承的总体轨迹,对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在广西乃至中国文学中的影响及历史地位作出全面客观的描述和评价,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先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先从仪式这一特定的角度,通过各种口传文体和文本的细致分析,对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整体的梳理和论述,以全面了解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创作发展实绩及确立广西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我期待这样的出发能够获得预期的研究成果,也能够给未来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一节 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世居地,在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广西境内就有 11 个,刚好占五分之一,这 11 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分别是:壮、瑶、苗、侗、仫佬、毛南、

回、京、彝、水、仡佬等。

从地域分布来看,壮族主要分布在南宁、柳州、崇左、来宾、百色、河池等6市,瑶族分布在柳州、贺州、百色、河池、来宾等市,苗族则分布在广西境内的融水、隆林、三江、资源、西林、龙胜、南丹等县,侗族主要分布在三江、融水、龙胜3县,仡佬族、毛南族主要世居在河池市,回族则分布在南宁市区及桂林、柳州两市的灵川、临桂、永福、鹿寨4县,京族主要居住在防城港市江平镇的万尾、巫头、山心3个小岛上,彝族分布在隆林、那坡、西林等县,水族分布在融水、宜州、环江、南丹等县市,仡佬族则主要居住在隆林县。

从人口数量来看,11个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最多有1700万,占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86%,瑶族200万,苗族60多万,仡佬族20多万,毛南族10多万,回族3万多,京族2万多,水族、彝族1万多,仡佬族不到1万。从以上数字看,少数民族之间人口数量差距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壮族占了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当然,有的少数民族在广西人口较少,但在国内其他省份的人口还是较多的,像回族在西北部就有数百万人口,彝族在云南,苗族在贵州、湖南也有数百万人口。

从11个少数民族的族源谱系来看,有些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空间、语言、风俗、文化、历史的差异不大,而有的少数民族则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少数民族有着明显的区隔。

我们先从语系、语族、语支来看,广西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皆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如壮、侗、水、毛南及部分的苗族及瑶族,彝族虽也属汉藏语系,但却是藏缅语族,大部分苗族及瑶族的苗瑶居民则属苗瑶语族,而回族、京族虽一般认为是汉藏语系,而语族、语支则与其他民族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从各个少数民族在广西居住的历史来看,作为岭南的少数民族,壮、瑶、苗、侗、水、仡佬、回、毛南、仡佬族在广西生活了上千年时间,其中的瑶族、苗族、仡佬族、水族有着漫长曲折的迁徙轨迹,而彝族、京族迁入广西繁衍生息也就五六百年时间,持续的时间相对短一些。从渊源上来看,壮族与苗、瑶、侗、水与古老的

百越民族有着紧密的关系。^① 下面,我们就分别看看广西 11 个少数民族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壮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今天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百越族的后裔,虽然至今在其他的省份,诸如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等地都有壮族居住,但无疑,广西是壮族的主要居住地,99% 的壮族至今都生活在八桂大地上。

自古以来,壮族先民就繁衍生息在广西的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秦汉以前的长江中下游至珠江流域一带,有一个叫百越的族群,壮族的始祖就蕴含其中。从秦汉以溯至更早的周代,百越就以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菡等名载于古籍,其后的百越有着诸如于越、句越、扬越、瓯越、东越、闽越、南越、骆越、夷越、山越等分支,而百越中的西瓯、骆越就是广西壮族的祖先。当然,广西壮族之称谓是相当迟时才固定下来的,自瓯越、骆越起便有乌浒、俚、僚、撞、僮、佷等各种称谓,壮族本身还有布壮、布越、布雅依、布僚、布依、布曼、布傣等 20 多种自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才统称为僮族。1965 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国务院批准统一将僮族改为壮族。

从壮族的历史谱系,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根须发达,家族庞大的南方少数民族。当然,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这还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它的口传文学成就几乎构成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主干。在广西的 11 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壮族无疑在人口规模、历史的厚度、文化的辐射力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与壮族一样,瑶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唐代的姚思廉在《梁书·张纘传》里就提到:“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唐代长孙无忌等在《隋书·地理志》中也提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如果瑶的称谓从南梁算起的话,那么至今应该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一个山居民族,瑶族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在南方的崇山峻岭中频繁反复地迁徙,历尽无数困苦艰辛,也为铸造中华文明贡献出了自己的诸多智慧和成果。

^① 见杰弗里·巴洛:《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9 月,第 22 页。

广西的侗族也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一个支系,其发源地应该是洞庭湖周边地区。史书上,侗族有很多不同的称谓,秦代称为“黔中蛮”,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僚”,唐代又被称作“僚浒、乌浒”。唐朝的天才诗人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诗中提及的龙标、五溪、夜郎西,就是侗族人的居住地。侗族的称谓比较复杂,唐以前就有不同的称谓,至宋代以后更有“仡伶、仡佬、仡佬、苗、瑶”不一的称号,明代以后,又有“峒人、洞蛮”之称,一直到了清代才统称为“洞苗、洞民、洞家”。新中国成立后,以“侗族”作为正式的族称。分布于广西三江、龙胜县的侗族多依山傍水以干栏式建筑组成村寨群居,居住的生态环境都保持得很好。现在的一些文学评论家在考证陶渊明的“桃花源”原址时,认为描绘的就是侗寨的生活情景,这大抵是有些依据的,当然,那是他处的侗寨。

现居于广西的苗族,也是经过爬山涉水,排除艰难险阻迁徙而来的,不过,它的迁徙历程比很多的少数民族都要长得多。据史料记载,在五千多年前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北的济水、淮河流域一带,有一个实力足以与黄帝部落及炎帝部落联盟相匹敌的部落联盟——九黎,该部落的首领叫蚩尤,这一部落的子民就是今天苗族的先民。为了生存发展,在部落扩张的过程中,九黎部落联盟先后与黄帝及炎帝的部落联盟进行过惨烈的战争,这在《史记》及《太平御览》里皆有记载。最后,九黎部落抵挡不住实力强大的外部进攻,首领被杀,部落溃败,留下的部落民众纷纷向南方进行长途迁移,今天居住在广西融水、隆林、三江、龙胜、资源、融安、南丹等地的苗族,就是经过无数世代,从遥远的黄河长江流域一带迁徙过来的九黎部落的子民,悠久的历史,漫长的游移,苗族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留下了无数凄美的传说和故事!

广西彝族的绝对人口数量不像云南、四川、贵州等省那么多,但彝族在广西的居住历史却相当长了,据记载,从3世纪开始,已经有彝族先民陆续地从云南、贵州迁徙进入广西生活居住,至今应该有1700多年了。彝族古称夷人、氐人,又有诺苏、纳苏、罗武、阿细等不同的称谓。彝族是古夷人的后裔,其先人古羌戎是古夷系部落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六七千年之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氏羌人开始向四面迁徙,其中一支向青藏高原东南部方向游弋。至3000多年

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六夷”、“七羌”和“九氐”等部落。他们与西南已有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和百越族群杂居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风俗及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彝族统称为“夷族”,1964年改称为“彝族”。广西的几万彝族同胞主要分布在隆林、那坡、西林、田林等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桂西北几个县境内。

回族的大多数人口分布在西北部,而广西可能是回族先民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的落脚点。回族的形成过程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当时的大唐王朝兴旺发达,制度也开放包容,吸引四方游客和使者悠游朝拜,唐朝西边的大食国是一个土地宽广,信奉真主的伊斯兰国家,其国王一直想与东方的大唐帝国修好关系,于是就不断派出使者往东谒见唐皇帝,与使者相随行的还有很多的穆斯林商人及传教士。唐人将这些粗犷矫健,深目高鼻的西方来者称为“番客”。这些“番客”们既带来了他们国王的亲切问候,也带来了大量的香料、象牙、药材和珠宝,通过贩卖或以货易货的形式,他们又在大唐购得了丝绸、茶叶和瓷器,满载而归后又从陆路或水路回到了故乡。但一部分“番客”被大唐的繁荣和工作机会所吸引,于是就在长安等地就业而长住下来,在中华土地上播下了回族先民的种子。经过唐宋元的时代洗礼,这些伊斯兰的信徒不断繁衍壮大,终于在元末明初之际的中国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分布于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的几万回民就是明清以后分别从北方、东南方迁徙而来的。也许是被南方的淳朴民风或秀丽风景所吸引,这些回民就留在了八桂大地上,逐渐成为广西的世居少数民族。

我们接下来看看水族的历史。中国的水族有35万多人,而广西仅有1.5万多人。从水族的名称我们往往认为这一定是因与水相关才用这一族称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们是从1956年12月才开始以水族统称,在此之前,水族人一直以“虽”自称,亦有“水家”的别称,后来就用汉语音译,以“水族”为族称。现在,水族并不依水而居,更多的是依山傍坡,聚合成自己的村落,体现出山居民族的农耕生活和干栏建筑风格。

据说,水族先民也是古代百越族群骆越的一支,他们最开始就居住在今天的邕江流域一带,与归于同一个语族的壮族、侗族、毛南族、仫佬族有着共同的历史

渊源,以后,由于战乱和天灾交织,迫于生计的他们大部分往北迁徙到贵州的三都、荔波、独山、都匀定居下来,只有少部分不忍故土分离,在广西留了下来,所以,广西的水族虽然人口不多,但广西却是他们真正的世居地。水族虽然没有自己的通用文字,但现代挖掘出来的“水书”和水历,则见证着水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出来的智慧和创造力。

毛南族也是南方人口较少的民族,1982年的统计不到3万人,至今也就10万人左右。该民族百分之七十以上居住在环江县的上南、中南和下南三个乡,少数与当地的壮、汉等民族杂居,整个民族的分布相对集中。毛南族的先民属于以“柳江人”为代表的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群,是百越族群里骆越中的一支,从现有的史料典籍来看,毛南族的名称较早见于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该书提及的“茅滩蛮”中的“茅滩”当是今“毛南”的同音异写。及后,毛南族又有“茅难”、“毛难”的族称,直到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经过民族调查和族群识别,根据其历史发展、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特点及民族意愿,正式定名为毛难族,1986年,国务院批准改名为“毛南族”。毛南族没有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历史上,他们曾经创造的汉文拼写的毛南语和“土俗字”,则记载了毛南族人民的史诗和故事传说,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一定贡献。

仡佬族也是世居广西的南方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广西西北部的罗城仡佬族自治县,附近的宜州、融水、忻城、都安、柳江、环江、金城江、柳州市郊等地也有部分仡佬族散居。仡佬族从何而来,“仡佬”又是什么意思呢?史料表明,古老的仡佬民族在由汉至唐宋的一千多年里,其先民一直被包括在僚族的泛称之中^①。仡佬族的音近之名,最早见于《新元史》的“木娄苗”、“木娄”,这实际上就是仡佬族最早的先称。明清以降,相继以“穆佬”、“木老”、“木佬”、“姆佬”、“木老苗”、“矜”、“矜僚”等名称载于史册。仡佬族自称“冷”或“谨”,壮族称他们为“布谨”,汉族称之为“姆佬”。因传说仡佬族的祖先外来时操的是汉语官话即西南官话,后娶当地女子为妻,生下儿女,生活习俗从母,语言倒装,称“母”为“姆佬”(汉人称“老母”),族名以此而来。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民族意愿,统称为仡

① 《仡佬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佬族。仡佬族通过口头传播的形式留下了大量的传说、故事、诗歌、谚语、戏剧，至今仍然令人喜爱。

广西的仡佬族是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至今不到1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是3820人，主要居住在隆林县的5个乡镇。由于人口稀少，所以他们多与壮、汉、苗族杂居，只在德峨乡的磨基和三冲两个村居住着较多的仡佬族人。仡佬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称“图里”、“牙可”，源于古代的“僚”人。在唐宋时期就有“仡佬”、“葛佬”、“仡僚”、“革老”等称谓。古代的仡佬族人口众多，主要集中在贵州省境内，也有分散到中南和其他西南省份的。自元至明清，由于部落及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暴力政策，仡佬族人民四处逃散、奔波流徙，今天隆林一带的仡佬族，就是两百多年前从贵州迁徙来的，从他们大多居住在高寒山区的状况，可以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前，仡佬族的生存生活的困苦艰辛。

与前面10个以山地内陆作为居住地不同，京族则是飘海迁徙长期与大海相依相伴的少数民族，他们世居在浩瀚的北部湾海岛之上，散发出独有的海洋气息。京族的祖先在越南海防一带，世代以打渔为生，明朝时期，他们的祖先在捕鱼的时候来到了巫头岛，看到这里鱼源丰富，岸上又开阔荒芜，草木长青，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尔后亲戚朋友也闻讯前来，聚拢而居，繁衍生息，至今已经500多年了。京族主要居住在沔尾、巫头、山心三个岛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称越族，1958年东兴族自治县成立时，根据该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特点、风俗习惯和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确立其族名为京族。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京族的文学艺术也打上了深深的海洋文明烙印。

广西除了上述的11个世居少数民族外，还有另外的25个其他少数民族成分，他们与11个世居少数民族及汉民族一起长期以来平等和谐相处，共同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正像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在《广西世居民族文化丛书》总序中所说的：“在年复一年炊烟相望、唇齿相依的共同生活中，广西各族人民既有着相似的生活热情和命运轨迹，也有着基于不同生存环境、不同繁衍过程、不同族群基因而各自形成的独特文化，他们和谐共